

年一十六
選說小篇短

思
兼
編

黃王 子張 蔡古 忻
春默 昭蒙
明人 于毅 仙仁 易

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定價

編 者：思 彙

發行人：洪 簡 靜 惠

出版者：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

書 評 書 目 出 版 社

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（二樓）

電話：(02) 5 8 1 6 2 8 3

劃撥帳號：1 9 2 7 4

印 刷 者：協 林 印 書 館 有 限 公 司

臺北市貴陽街二段232巷4號

電話：3 3 1 9 1 7 2

局 版 臺 業 字 第 0 8 0 0 號

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九 月 初 版

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四 版

有版權・勿翻印

年度小說選編選緒言

「年度小說選」進行到如今，已經是第四本，前三本一直由隱地擔任主選，從六十年開始，由我們年度小說選編委會的幾位朋友輪流主選。隱地這幾年工作得很辛苦，六十年度的棒子已經交給鄭明嫻小姐，在這交棒之始，我們極願莊重而興奮地一談今後對於年度小說選的想法、作法和希望。

首先談到「年度小說選」的編選緣起和旨趣。

隱地在「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」後記中，曾經有這麼一段文字，足堪代表此一工作的初步構想：「我們的作家有不少深沉、耐讀且值

得保留下來的作品，讀者可以再四瀏覽，批評家更應進一步去研究與分析，以探討他們之中的技巧和奧妙，然而由於沒有人做蒐集編選的工作，這些作者們的心血結晶，往往隨着歲月的消逝，不久就被人淡忘了。每念及此，總不禁使人覺得既遺憾又可惜，於是我嘗試着展開了編『年度小說選』的構想。」

前年秋天，我到省立新竹高中教國文，由於在「青溪」寫稿的關係，回臺北時偕鄭明嫻與隱地一塊見了面。三個人談到「年度小說選」的問題，隱地即表示希望能找幾位文友合作來編。恰巧鄭和我對於「年度小說選」也存着相當的理想與熱忱；覺得此一工作如果能由大家合作，同心協力去做，不但可以維持久遠，且能達到更理想的境界。後來，再加上大山與林青，組成了「年度小說選編委會」（六十一年起林柏燕君也加入了我們的編委會）。決定「年度小說選」的工作每年輪流由一人擔任主選，其餘的編委們鼎力協助。

幾個人集思廣議的結果，深深地感覺到：除了隱地所說的那一段話之外，還有許多重要的理由，值得我們竭誠盡智去做這樣一件有意義的工作。

第一、廿世紀以來，小說已經占據了世界文學主流的地位。這並不意味着小說已經壓倒了詩歌、散文、戲劇等其他種類的文學形式，也並非某些人對小說特別垂青。而是現代小說發展起飛之後，在形式方面兼容並蓄，在內容方面無限深廣，更能表現人們此時此地的思想、情感與生活；將現代人的心理、苦悶、矛盾、同情、被壓迫與被嘲弄作一個寫鏡。現代小說不但是反映人生、批評人生最適切的文學形式，且擁有最多的作者、作品與讀者。

第二、不只是外國將「年度小說選」當作一件正經事兒做得有聲有色；我們翻開中國文學史或者中國文學批評史，更可以知道，選集對後世是如何地重要。從徐陵的玉臺新詠、蕭統的昭明文選、茅坤的

唐宋八大家文鈔、乃至於後來姚鼐的古文辭類纂等等，無不貢獻宏大，影響深遠。如果年度小說選能够做得理想，且一直繼續下去的話，相信不但在當代能促進傑作的流傳推廣與研究評介，後世更能從此看出這段時期文學主流的梗概，給文學史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資料。

其次，要說到「年度小說選」的編選標準。

這是原則問題，也就是編選的理論基礎。一千五百年前蕭統在昭明文選中提出「事出於沉思，義歸乎翰藻」的選文標準；四百年前莎士比亞認為：文學要反映人生；一百年前阿諾德指出：文學要批評生命。這是我們編選「年度小說選」時所奉守的三個信條。此外，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篇曾提出文學批評的若干原則——「將閱文情，先標六觀：一觀位體，二觀置辭，三觀通變，四觀奇正，五觀事義，六觀宮商，斯術既形，則優劣見矣。」他這種內容與形式面面俱到的態度和方法，也是值得我們借鏡的。

在此要釐清文學作品與流俗作品的分別：前者有思想、有主題，能表現人生，批評生命；而後者却只有情節與故事，只能供給娛樂。文學作品在娛樂之餘，總要能再給人一點什麼，或者是淨化心靈的美的氣氛，或者是提昇意志的撞擊力量，或者是拓廣胸懷的新的領域。或者是抒發感情的和諧共鳴。否則，光憑故事情節的曲折有趣，文字的清新秀麗，還不能稱為真正够格的文學作品。西洋文學批評家溫徹斯特說得好：「文學作品既要自身具備永久的趣味，且要有永久的真理。」正和蕭統選文時揭舉的「事出於沉思，義歸乎翰藻」道理相通。

在實際問題上，怎麼樣的小說應該列入選集？具備何種條件才是真正的好小說呢？隱地在「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」後記中曾經說過：「個人認為小說中無論主題、人物、結構、情節或故事，其中至少有一項必須特別突出，這種突出是自然的，而不是造作的。」綜而言之，我們選小說的標準，是建立在文質彬彬、內容與形式並重的基礎上

。理想的作品，在內容方面，希望能表現一些前人所未涉及的領域，或者比前人挖掘得更爲深刻；在形式方面，希望能運用種種創新的、別致的、更能與題材相配合的技巧。現代人在精神上極度空虛落寞；由於機械文明與生活緊張的壓迫，人與人之間欠缺了解，不解的原因，卽在於觀念的隔絕。金桓杰君在「由卡繆談起」一文中說得好：蚊子、魚、鳥不會了解他們的生存意義。人爲的環境，政治因素，傳統文化固可以將一羣人變爲蚊子，另羣人變爲魚，第三羣人變爲鳥。但是在文化交流與若干先覺者的努力下，這些藩籬都會像驕陽下的冰雪般化滅。人，豈是可以永遠被囚禁的！

我們希望：能選到真能衝破人與人之間藩籬、促進人與人之間瞭解的好作品！我們更希望所有新的創作小說，都能突破舊作，超越前賢，以建立起真正屬於我們這一代，代表我們這一代，表現我們這一代人類文明的文學。

再次，要談到實際的編選工作。

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」。衡文之難，一千五百年前的劉勰即曾有明言：「夫篇章雜沓，質文交加，知多偏好，人莫圓該。慷慨者逆聲而擊節，醞藉者見密而高蹈，浮慧者觀綺而躍心，愛奇者聞詭而驚聽。會己則嗟諷，異我則沮棄，各執一隅之解，欲擬萬端之變。所謂東向而望，不見西牆也。」文學批評不是絕對的，即使是最卓越的文評家，也因囿於習嗜、見聞、環境等種種因素，而無法對每一作品作有把握的批評。因此，我們在編選觀點相近的原則下，謀求其不同，尊重其所異，採取了合作編選的方式，期望能免除蔽於一偏之失，以不同的眼光、不同的角度，增加選文的廣度，俾能多選一些各種不同風味的佳作。

實際工作情況大致是這樣的：主選者按月從各報副刊與種種文藝雜誌的短篇小說中提出候選作品，與大家交換意見；主選者可以儘量

和其他編委討論，但負責最後的取捨。每到舊年底新年初決定入選作品，函請作者同意。作者同意之後，我們立即奉上薄酬（五十七、五十八兩年僅贈送了幾冊書），並且將校樣寄送原作者自己校對；如果作者願意，他儘可以將原作再加潤飾。從編選到出版，所有工作的每一個細節都是仔細而鄭重的。

除此之外，主選者的另一重要工作是：撰寫選集中每篇作品後的「附註」。「附註」的內容包括了簡略的作者和作品介紹，以及編者對此篇的探討。前者提供了原作者的有關資料；後者却說明了爲何被選入的理由。這一點，我們完全同意艾略特的看法——文學批評的任務應包括：（一）作品的說明，（二）趣味的匡正。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，有所謂「標榜的批評」和「象徵的批評」；在西洋文學批評史上，有所謂「判官的批評」與「教條的批評」；放眼目前的文壇，此等偏差的流風仍然昌盛，我們的附註雖一時難臻真正高境，但是却要避免這些

流患。可惜的是，在短短的文字中，只能提綱契領說明作品的特點，而無法詳加剖析。畢竟這只是一部選集罷了。

「附註」在原則上由主選者執筆，但是如果其他編委對某一作家或作品領略特深的話，就改由他來操觚。「附註」的文字雖短，然而我們對它的寄望却很高。因為，我們所選的小說，可能有少數作品，需要多費點腦筋，才能領略到它的奧妙與耐人尋味處。我們願意借用印象派批評理論的一句話：「一切真正的批評家都是敘述他的靈魂在傑作中冒險的經過。」當然，我們也希望能做一點趣味匡正的工作：希望能由「年度小說選」的編印，激發起社會大眾對文學的愛好與正確體認。

到目前為止，我們一共有六位編輯委員（當然還要再增新血）。我們自知，以此區區數人之力，要想馬上把「年度小說選」弄得十全十美，是近乎不可能的事。同時，我們都還相當年輕，在文壇上也沒

有什麼地位。但是，我們自信對文學具有十分真誠的愛好與相當程度的體認。我們願意貢獻出一己的心力，來做這樣一件有意義的工作；也有信心，在不久的將來，會把一切弄上軌道的。

感謝作者的合作和朋友們的鼓勵與指導！

思兼執筆 六十一年二月

目錄

年度小說選編選緒言	一
忻 易：癱瘓	一
古蒙仁：盆中鼈	一九
蔡昭仙：雨來了	三七
張 毅：鷹揚之前	五一
子 于：高粱地裏大麥熟	六五
王默人：靠着門框的女人	九一
黃春明：蘋果的滋味	一一一
思 兼：「六十年短篇小說選」後記	一四五
附 錄：六十一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	一四九

目

錄

癱 瘓

忻 易

(〇〇)

蔡順川先把身子的重量交給兩隻酸酸麻麻的手掌，抽出右脚去探路。踩到的泥塊紛紛碎散，蔡順川的魂魄也紛紛碎散。

終於脚尖從掉落的碎泥塊裏找到了一個着力的窟窿，蔡順川先讓脚尖輕輕點着——由於經驗，或者由於直覺吧，蔡順川知道不能讓右腳承擔太多的重量，不然泥塊再一碎落，還得費一番手脚不說，弄得巧，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啦。

這才小心翼翼的，把右手掌從泥土裏拔出來，摸索着往底下一尺左右處用勁插入。碎泥屑紛紛地落下去，他的心也落下去。

癱

瘓

——太鬆了。

他的手再朝下面摸索，手掌猛力往泥土裏插，手指一路破過許多碎石子，像是拿着指尖深深往刀叉裏插入似的——一陣碎心的痛楚。

仰頭看看，一塊塊烏雲跌跌撞撞的朝崖壁上衝刺，每一撞擊，彷彿就有許多碎泥塊，兜頭兜腦地潑下來。往下瞧瞧，一系列的雲封霧鎖，陰氣騰騰，不知伊於胡底。

——怎麼會落入這等情境呢？如果我當初在崖頂，那又何必往下爬？如果是在崖底，又何必朝上爬？弄得現在這七上八下的模樣，掙扎的結果只有屍碎萬段，骨曝荒野。

——希望是夢。

——真的是夢。

(一)

蔡順川醒來的時候，沒有立刻睜開眼睛，已經養成了一種閉目回味的習慣，怕睜開眼睛，夢就跑了，就記不得了，好夢回味起來固然妙不可言，但是好夢成空却叫人不勝其唏噓惋惜。倒是惡夢後的回味——不過是夢罷了，幸虧是夢，反而有一種否極泰來，慶幸自己能够死裏逃生的快樂。

市聲，和薄薄敷在眼皮上的陽光同時俱來。

是阿英把窗簾拉開的吧？不然就是妻。窗外，汽車追着汽車，喇叭吠着喇叭。剛才還那麼吃力的，小心翼翼的在崖壁上爬行，害怕跌落。沒等跌落，人就回到塵寰中來，歌仔戲裏布景的變幻，自己是演戲的人。

口乾乾的，苦苦的，左脅彷彿有汗珠在爬動。也難怪，剛才在崖壁上爬得那麼辛苦，汗水不免要滑溜而下。也許是嚇出來的也說不定，那麼的聳入雲霄，那麼的伸入無極，迤迤邐邐，綿綿延延，壁立千仞。望不到天頂，也看不到地底，宜乎汗水要滑溜而下。

他想伸一個懶腰。第一個動作是握緊雙拳，左手倒是順順當當，可是投向右手的力量卻沒有一個着落，不曉得被擋回來了，還是力氣根本透過指尖，在空氣裏煙消雲散？

也許剛才在夢中用力過多，尤其最後那一插，痛澈心脾，力氣已經使盡。且不管他，先把手肘彎上，胳膊舉起吧。蔡順川微一用力，左手肘已經彎上，右手肘却是微微一動，又頹然攤在床上。

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閃了腰嗎？還是一夜之間，人就變得老邁如許？伍子胥過昭關，髮爲之白，可是我蔡順川又沒有伍子胥的憂憤。我這樣的姿勢一定很是滑稽，仰天躺在床上，內衣內褲，左手肘曲起，要跟人家角力。

把眼睛睜開，掛在壁上的電鐘，突然裂成兩個。

他眯起右眼，右邊的掛鐘不見了，只賸得左邊的一個；他把左眼也閉上，睜着右眼，掛鐘仍然只是一個；睜開兩隻眼睛，掛鐘又裂成兩個——都指着九點二十分。

這就是了，我顯然已經遭遇到某種疾病的侵襲，而不單單是夢中用力過多，也不單單是睡眠時閃了腰。

扭扭頸子看，左扭，棉被，妻的枕頭、梳粧臺、鏡子，都撕成兩個——全是孿生的兄弟姐妹。右扭，右扭，右扭。我不能右扭。

頭是偏頭痛。

手是用力過多。

腰是閃了腰。

腿呢？腿呢？剛剛還抽出右腿去探路。現在……。

右腿安然不動，彷彿是一隻義腿，用螺絲旋在身上。

頭、手、腰、腿、眼睛，所有的這些加起來等於是——癱瘓！

「素貞、素貞！」他驚慌起來，開口喚他的妻子，嘴巴一張一合的，沒有聲音——像二流戲院裏常見的現象，電影演到緊張處，突然失去音響，只見劇中人舉起槍，劇中人丟了槍，劇中人聽不見的狂嘩一聲，劇中人的整張臉扭曲變形，劇中人跌倒在漫天的泥沙裏。等